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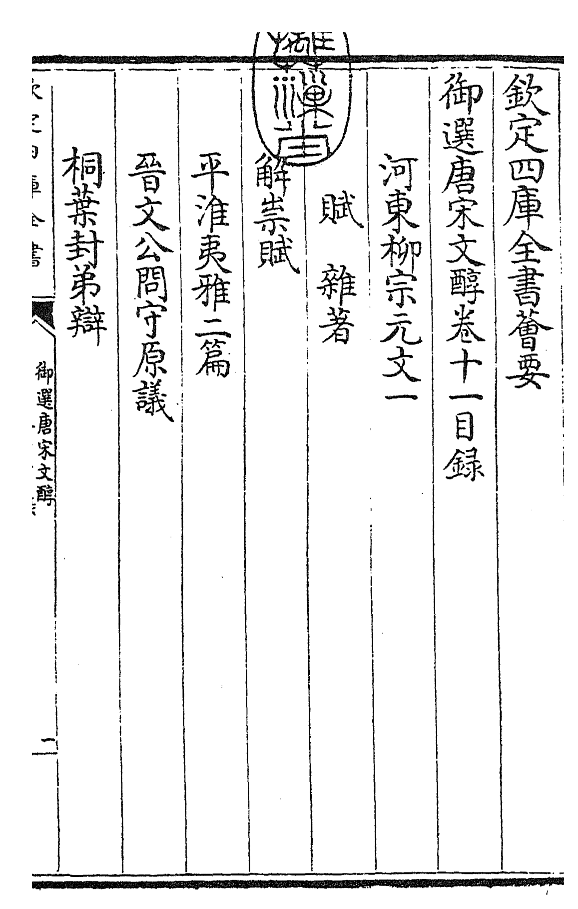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二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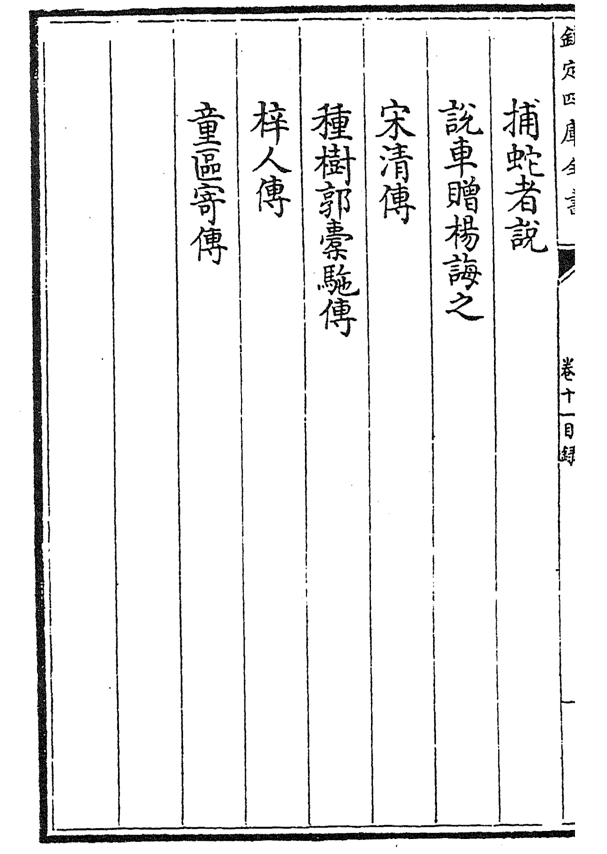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一目錄

河東柳宗元文一

賦　雜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二百七十五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一

河東柳宗元文一

解祟賦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元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於瓶其測曰君子解祟也喜而為之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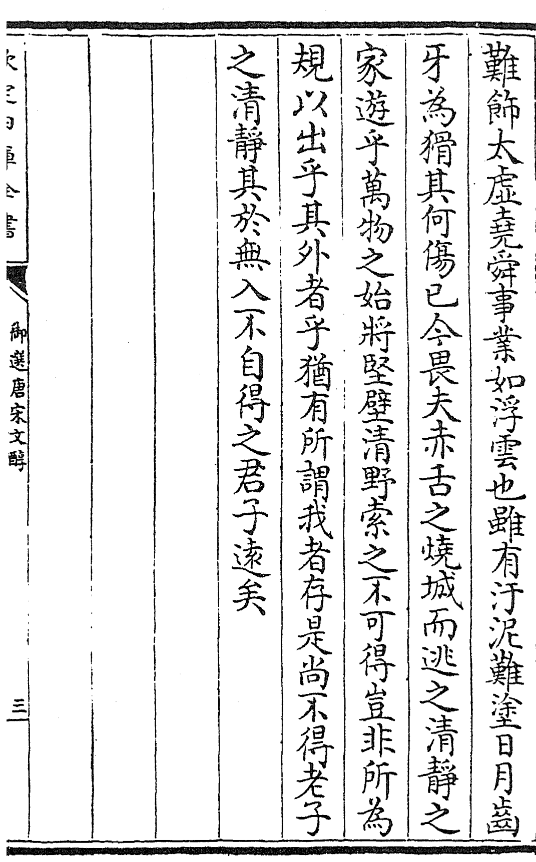
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上殫飛而莫遁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紛揮霍而

要遮風雷唬唬以為槖籥兮回祿煽怒而喊呀炖堪輿為甗鍛兮爇雲漢而成霞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倒扶桑落棠膠轕而相乂膏摇脣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莭沃無瓶兮撲無篲金流玉鑠兮曾不自比於塵沙獨淒已而燠物愈騰沸而散餉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搜乎太元之奧訟衆正訐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谿天淵而覆原燎夫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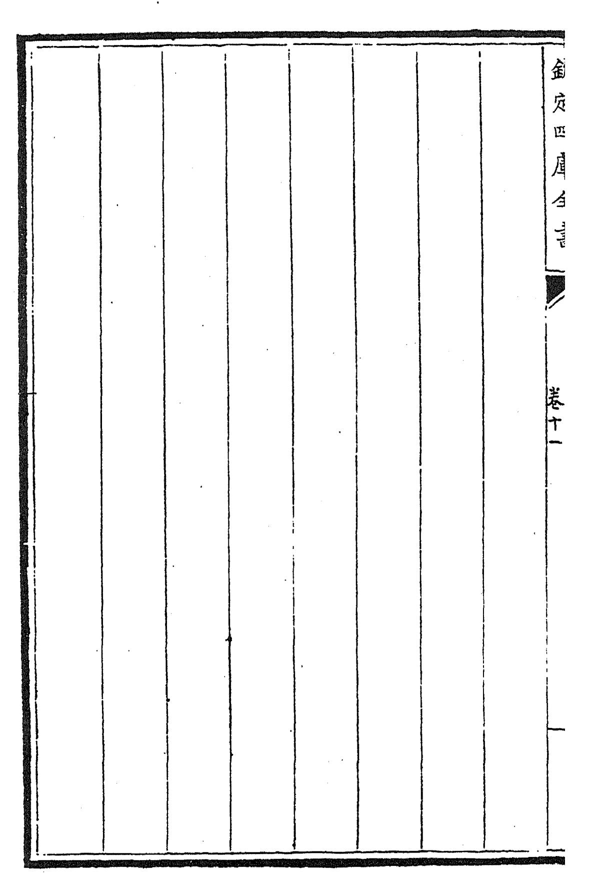
長喙之紛拏令汝不知清巳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傃盛氣而長嗟不亦遼乎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實去盜之夸冠太清之元冕佩至道之瑤華鋪冲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始彼狙雖倏施而以祟為利者夫何為耶

宗元以清靜為禦譏之要譬以身為甌臾待流丸之自止又若藏於九地之下任烈火之燎原可謂明晰物情

善自為謀者矣雖然其與無入不自得之君子猶有間
蓋無入而不自得者入焉而自得非規以出乎其外而
始自得之謂也是非者理也得失者命也毀譽者人也
以得失聽命以毀譽聽人而唯理之至是者是從其從
之也唯曰理在則然不以有我之見往參其間沾沾曰
我能從理我無非而有是夫如是則雖萬感雜乘而此
一理各隨其萬者以自來自可偏入於鉅萬之中各得
其一而萬自畢夫如是猶問毀乎猶問譽乎雖有金玉



難飾太虛堯舜事業如浮雲也雖有汙泥難塗日月齒牙為猾其何傷已今畏夫赤舌之燒城而逃之清靜之家遊乎萬物之始將堅壁清野索之不可得豈非所為規以出乎其外者乎猶有所謂我者存是尚不得老子之清靜其於無入不自得之君子遠矣



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耆其武於溵於淮既巾乃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嚚甚毒於酲狂奔吽呶以干大刑　皇咨於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徯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　度拜稽首廟於元龜既禡既類於社是宜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　度拜稽首出次於東天子餞之罍斝是崇鼎臑俎胾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　既涉

於漼乃翼乃前孰圖厥猶其佐多賢宛宛周道於山於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　我旆我旂於道於陌訓於羣師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頷頷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於郾彼昏卒狂衆兇鞠頑鋒蝟谷螗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　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餔蔡允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慮　載闢載祓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讙譊化為謳吟　皇曰來歸汝

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　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於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於愬往舒予仁踣彼艱頑柔惠是馴　愬拜即命於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銜勇韜力日思予殛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袒高驤長戟酋矛粲

其綏章右剪左屠聿禽其良　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
柔於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
乃守　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雨雪
洋洋大風來加於燠其寒於邇其遐　汝陰之茫懸瓠
之㦸是震是拔大殲厥家狡虜既縻輸於國都示之市
人即社行誅　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
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　蔡人歌
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甌爾居式慕以康為愿有餘

是究是咨皇德既舒　皇曰咨懃裕乃父功昔我文祖

惟西平是庸内誨於家外刑於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

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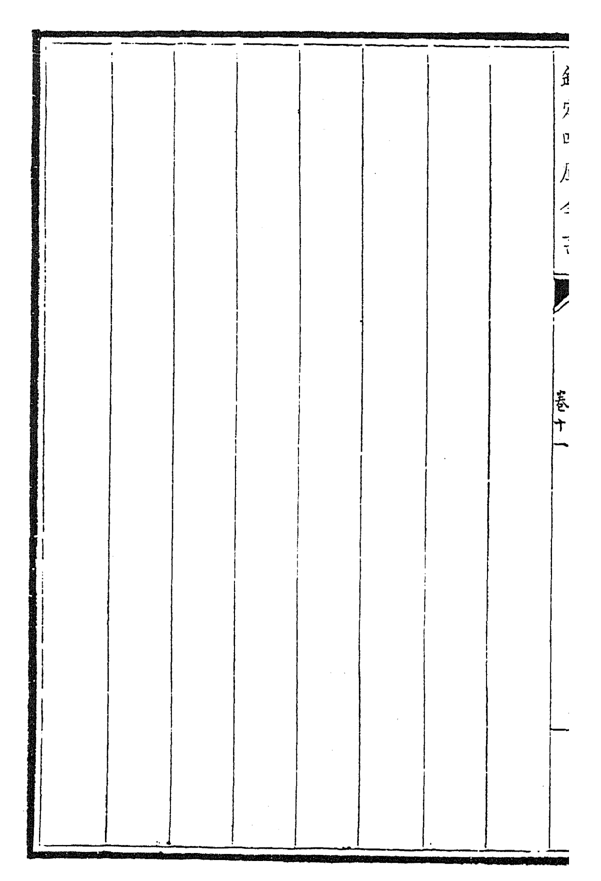
邦俾惠我人於廟告功以顧萬方

穆修曰平淮夷雅非只詞似古人要其理亦不詘於

古如公曰徐之往舒余仁等語其於古者勝般遏劉

止戈為武之義豈爽毫髮吾知聖人復起採而録之

以續正雅決矣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内豎其可以為法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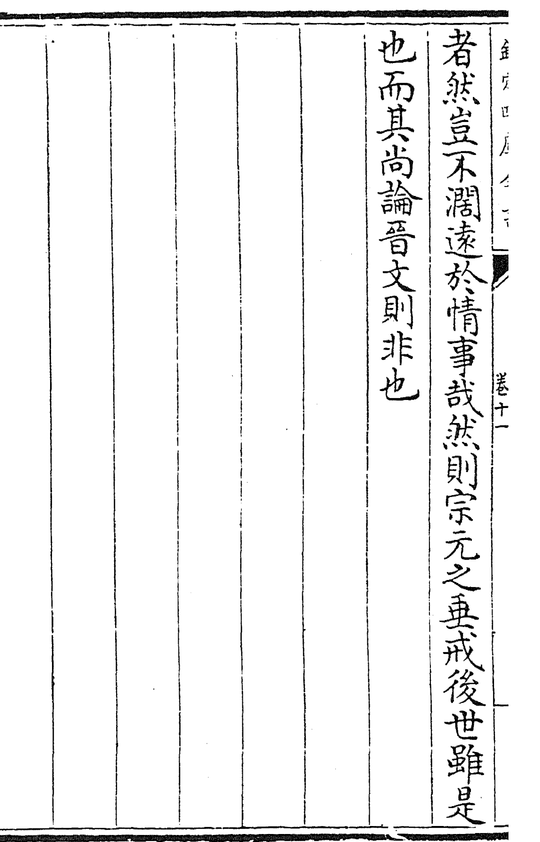
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葢失問也然猶羞當時恥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

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宦寺之禍列代覆轍相尋唐自天寶以後寖昌寖熾積成甘露之變而天子僅守府矣宗元為王叔文之友叔文敗宗元亦貶唐史懲叔文之黨於宗元無恕辭即昌黎韓愈亦譏宗元不自顧藉貴重雖然考其時宦官既掌禁旅復監天下軍叔文輩欲一旦盡解其兵柄還之朝廷其意非不善也事敗身死當時震於宦寺之威不敢論曲直耳乃至於今尚尤之不止豈非惑哉易不云

乎過涉滅頂凶无咎孔子繫之辭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若叔文輩當大過棟撓之時不度德不量力涉大川而不顧滅頂而死當為君子之所哀雖身敗名裂可不謂之乃心王室乎善夫明陳子龍之論曰伾文之黨欲盡奪北衙之勢張南衙之權其於國謀不可謂非正也子厚假晉文以立論謂守原一問得不償失所以申履霜堅冰之戒者深矣其言可為後世法戒雖然子厚固未經深考不達左氏紀載之意也夫趙衰者文公出亡

五年所為患難與共者也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則從之衰豈更藉人汲引者且衰已為卿其不以守原輕重明矣而寺人敦粸者即寺人披文公斬袪之仇也夫豈其嬖倖哉左傳紀此葢以見晉文此舉於一飯之德必償而殺身之仇歸斯受之無纎芥之憾於中即可為勲戚如趙衰者商其逸事此其心胸誠有度越千古者耳宗元乃曰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文公疏而不咨外而不求而卒定於内豎若文公之暱愛寺人披



者然豈不濶遠於情事哉然則宗元之垂戒後世雖是
也而其尚論晉文則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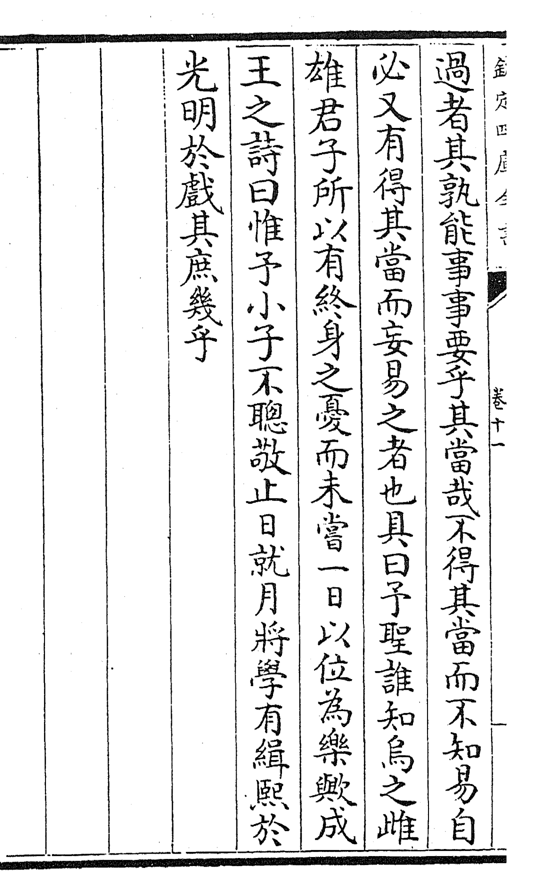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

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桐葉封弟事雖載史記及劉向說苑然年遠傳訛如此

不可信者衆矣宗元辯此具有確見至云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語尤切至雖然要於其當豈不難哉非具大公無我之量實有正心誠意之學考之詩書博之史籍而識古人之所已經極之民風土俗之不齊物情事勢之屢變而識今時之所宜稱析之入於錙銖而不爽挈之舉乎六合而不遺知周乎萬物而懷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之心道濟乎天下而視堯舜事業若浮雲太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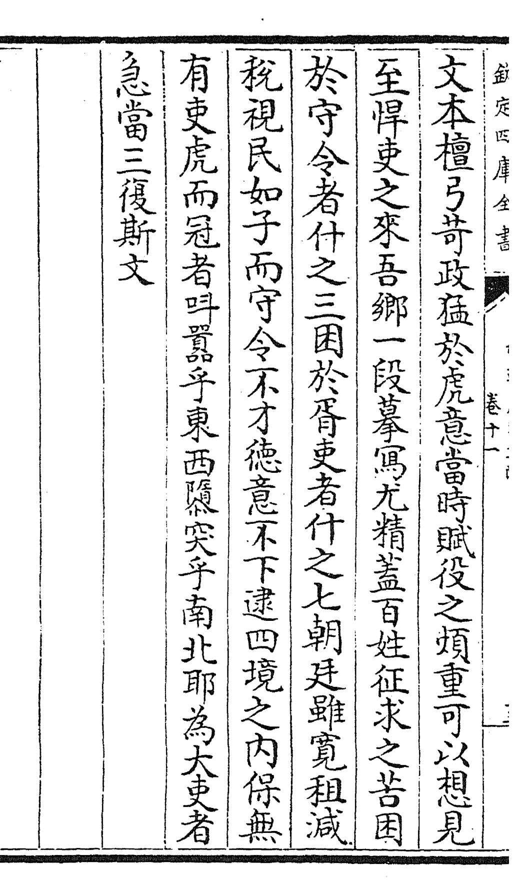
過者其孰能事事要乎其當哉不得其當而不知易自必又有得其當而妄易之者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而未嘗一日以位為樂歟成王之詩曰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於戲其庶幾乎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涖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

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

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文本檀弓苛政猛於虎意當時賦役之煩重可以想見至悍吏之來吾鄉一段摹寫尤精蓋百姓征求之苦困於守令者什之三困於胥吏者什之七朝廷雖寬租減稅視民如子而守令不才德意不下逮四境之内保無有吏虎而冠者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耶為大吏者急當三復斯文

說車贈楊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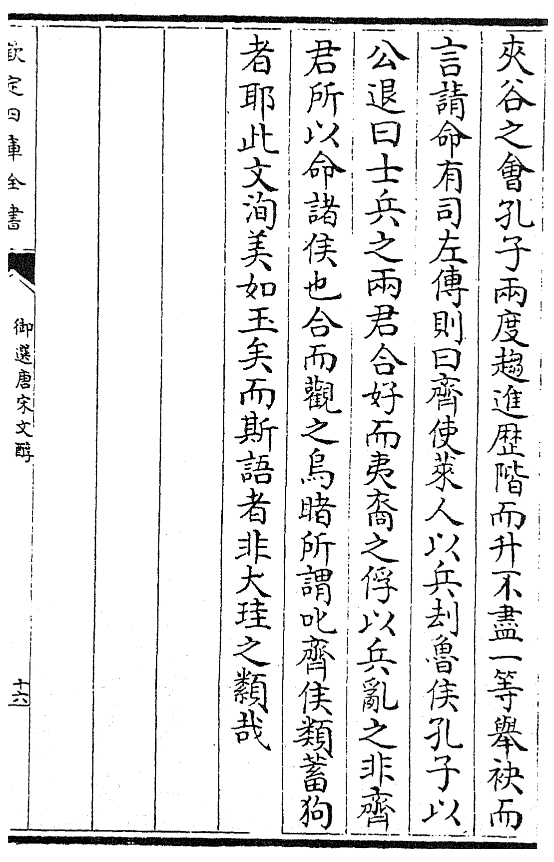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輊下而

軒且曳袢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戟巢馬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内垂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於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却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材也其産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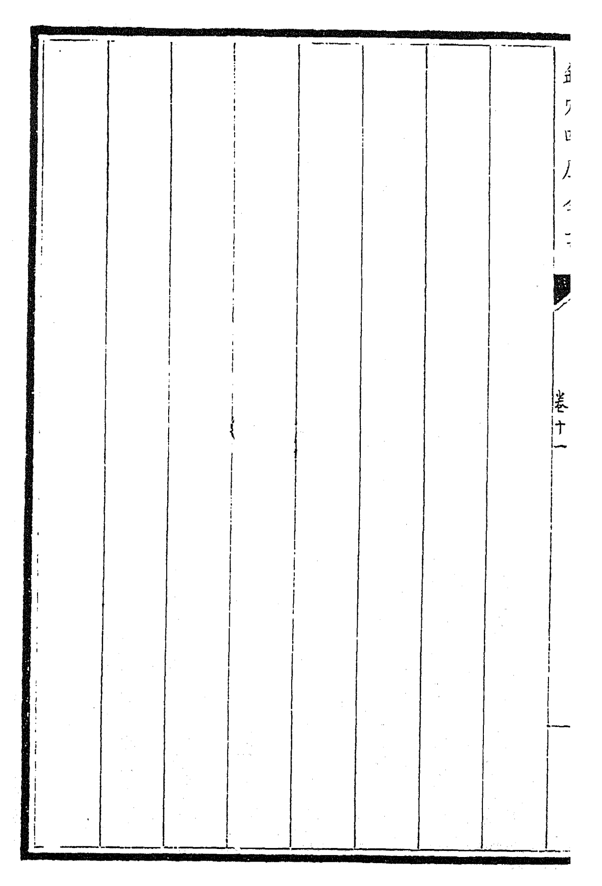
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内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汚若葢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内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

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
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出辭氣遠鄙倍其一也纂組六經
之語左仁右義磬周咳孔無異於聖人而片言單辭不
覺流露以是知誠之不可揜而文之不可以為偽也宗
元說車以喻君子以成德為行者信善矣乃謂孔子在
夾谷視叱齊侏類蓄狗則其平日之多曠於禮大類陽
處父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氣象畢見矣按史記



夾谷之會孔子兩度趨進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舉袂而言請命有司左傳則曰齊使萊人以兵刦魯侯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夷裔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合而覯之烏睹所謂叱齊侯類蓄狗者耶此文洵美如玉矣而斯語者非大珪之類哉


卷十一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

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

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韓愈所為私傳皆其人於史法不得立傳而事有關於

人心世道不可無傳者也宗元則以發抒已議類莊生之寓言如梓人如郭槖駝等皆與此同非所為信以傳信者矣然其議論有可取者則亦具録於編此篇蓋慨交道之如市且謂善賈者必有遠慮有行義若今之交并市道之不若也炎而附寒而棄者之晨鐘矣雖然猶未聞君子之所謂朋友之道也顧嘗論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皆由天定朋友者人事之適然耳而聖人列諸五倫與四者並重何哉於戲人必明於朋友之倫

而後四者之道可幾而明且行也由家言之父子之有慈孝兄弟之有友恭夫婦之有義正固已而情事萬端道心微而人心危何以撤其情慾氣質之偏而趨乎慈孝友恭義正之域誰為講明切究扶掖而閑衞之者非朋友歟由國言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令而不違者豈曰唯其言而莫予違哉亦曰唯其言而莫違乎天下之人之心也則相與心誠求夫天下之人之心以明夫令之若否者必有師臣焉必

有賔臣焉必有友臣焉非欲盡九州之才俊以供一身之使令也故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貴為天子其朋友之倫未嘗絶也若臣與臣之夙夜交儆以事一人者更為朋友之分之大端矣為長為兩為貳為伍為考為殷為輔内而臺省外而牧守近而聯曹遠而隔域爵有高畀分有小大而其所謀與所事者莫非所以行天子之令以致之於民以生養安全教訓化成斯民者也然則其相親也如股肱耳目之同處一體雖父子兄弟夫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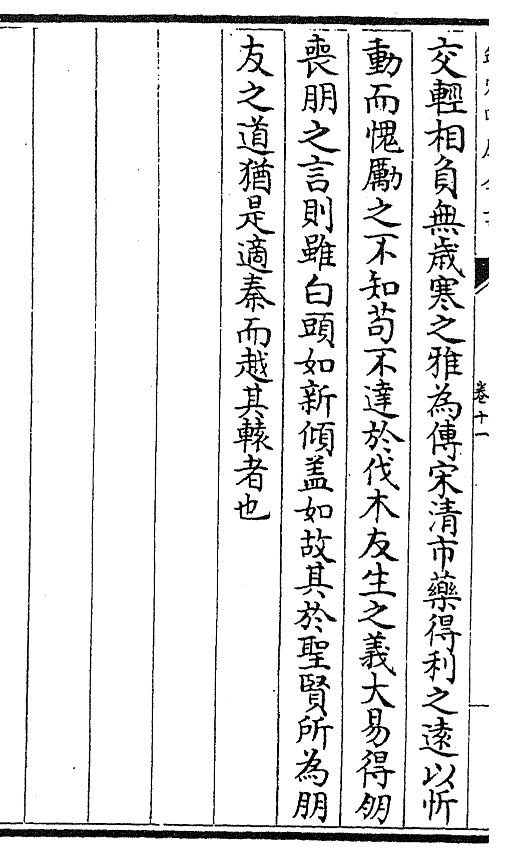
有不可得而踰者以其所係者大非一身一家之事所可比擬此自然而然非强欲云然而然者也如是而朋友之道可識矣於國無益於君民於家無益於孝弟而猶曰朋友是其朋何朋而其友何友也常棣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是詩也非言朋友不如兄弟之肯禦侮也朋友之義不在禦侮無戎義也不得以身許人如聶政荆軻之為也其次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是詩也非言待

兄弟不如朋友而譏其共患難不共安樂之謂也喪亂既平既安且寧斯時也何以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未雨綢繆而及時修德乎必將就有道而正焉則非一家兄弟之智謀才力所可任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言當求友之亟也伐木之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出谷遷喬撤昏祛蔽而日進於高明未有不求友生而能自得之者也其次章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其三章

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則初未嘗一言及於友生此以見親親之恩唯當施於諸父諸舅兄弟而所謂友生者不得狎與其間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各有當矣施親親之恩於朋友正所謂朋友道衰也易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西南者坤方萬物皆致養焉人臣所當勞勤心力耳目之地也故利得朋天下大矣萬事變矣一手一足之烈其奚能為羣策羣力多多益善人若於此而有不欲得朋之心則必所為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

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實不能容者也東北者寅方始萬物終萬物者也事之始也當禀其令於君事之終也當歸其成於主義非人臣之所得私夫且不得有其身而安得有朋人若於此而有不能喪朋之心則所為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者也是故推得朋之義則曰朋盍簪曰朋來朋至曰以其彙以其鄰莫非朂其一乃心力勤勞王事之辭也推喪朋之義則曰渙其

羣曰朋亡曰絶類上莫非戒其履霜堅冰尾大不掉之
辭也於戲讀易與詩朋友所繫不綦重哉交道既喪庠
序之間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成風俗之美者無
聞朝廷之上所謂拔茅連茹彚征並進以成得人之慶
者無聞平居嬉遊徵逐握手出肺肝相示而非相勗以
忠孝也其在位則結納汲引黨同伐異專以熒惑君上
博取人間富若貴則無論炎而附寒而棄即使久要不
忘其為交也猶糞土耳豈曰金石哉柳宗元慨士大夫



交輕相負無歲寒之雅為傳宋清市藥得利之遠以忻動而愧勵之不知苟不達於伐木友生之義大易得朋喪朋之言則雖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其於聖賢所為朋友之道猶是適秦而越其轅者也

種樹郭槖駝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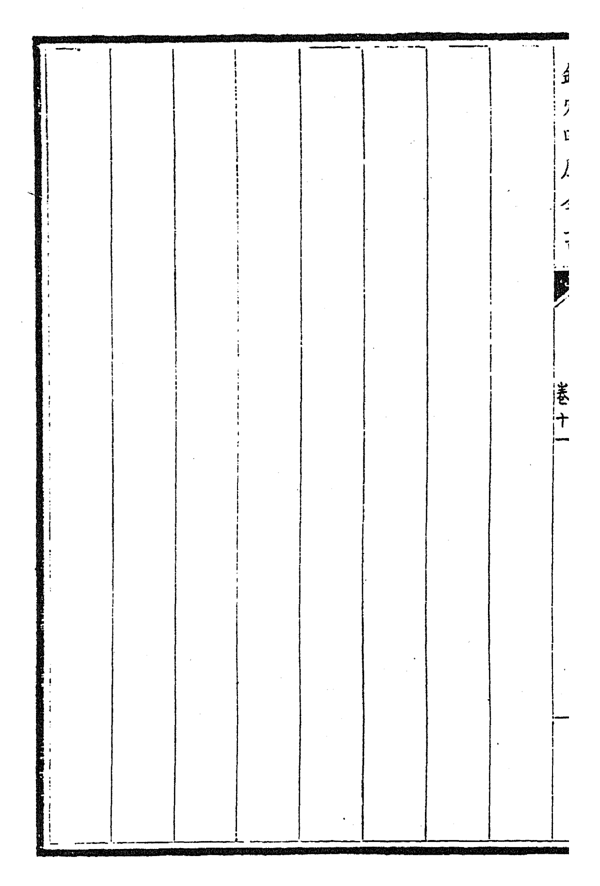
郭槖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槖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槖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槖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

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踈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

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大學申之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父母之於子無名之可立也惟不以名求而以心誠求故神聽無響而飲食寒暖之宜必適得乎不能言之赤子之心而終未嘗厭其煩長民者民之父母也民赤子也乃有父母之責而未嘗稍存父母之心一不以為獲利之區即以為立名之地赤子奚乳焉宗元所言長人者好煩其令民輟饔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誠足以為官戒矣雖然其所以至是

者豈以赤子視斯民而致然哉為其以民事為立名之地而致然也果甚憐其民而促耕督穫之勤且劬如是又安得使民輟饔飧以勞吏唯其為此者名也名既至而赤子與我即秦越是以若甚憐焉而卒以禍如心誠求之則或煩或簡於民各有所利也其簡也固種樹者之置若棄也其煩也非即種樹者之蒔若子乎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飭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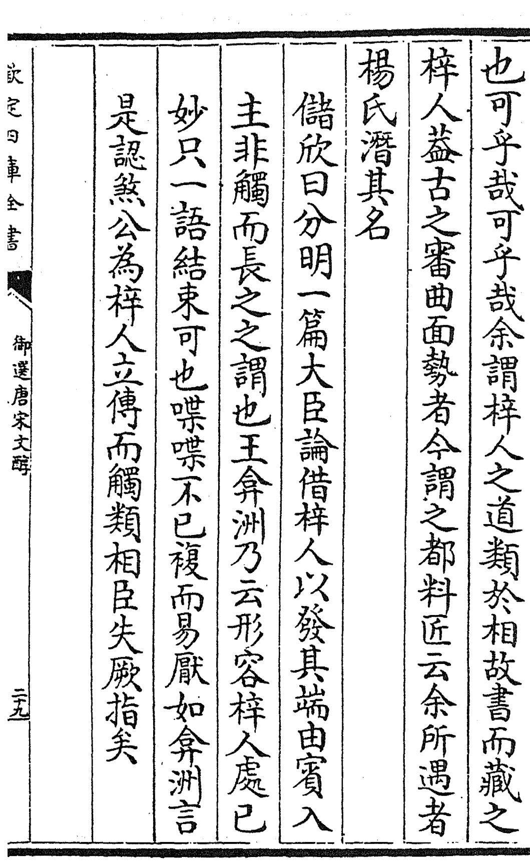
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
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
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斵
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
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
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
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
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

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

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宫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

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

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



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
梓人葢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
楊氏潛其名

儲欣曰分明一篇大臣論借梓人以發其端由賓入
主非觸而長之之謂也王弇洲乃云形容梓人處已
妙只一語結束可也喋喋不已複而易厭如弇洲言
是認煞公為梓人立傳而觸類相臣失厥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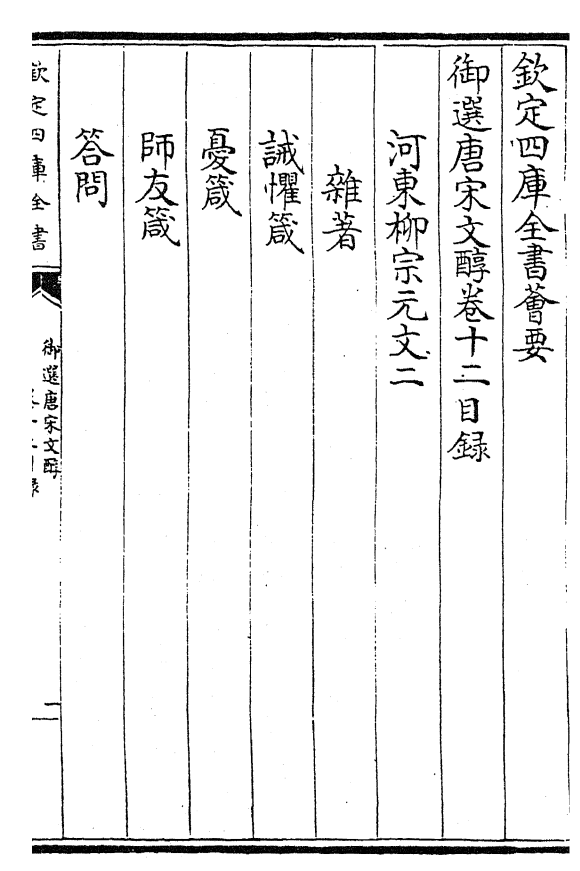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

十里之虚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絶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絶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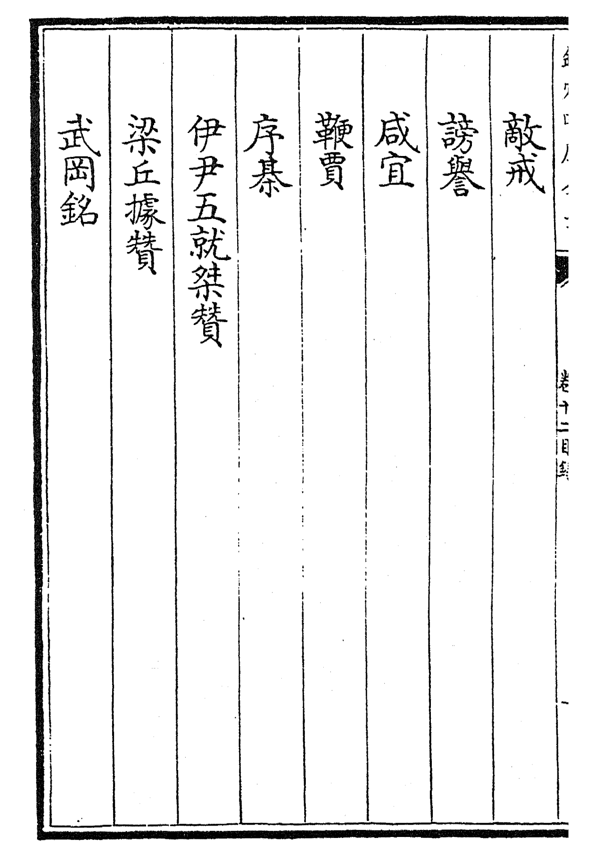
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
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
大府名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
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
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子厚未嘗爲吏此文絶似後漢書固子厚之史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二目録



劍門銘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二

河東柳宗元文二

誡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徑悠非中之詭懼而為懼

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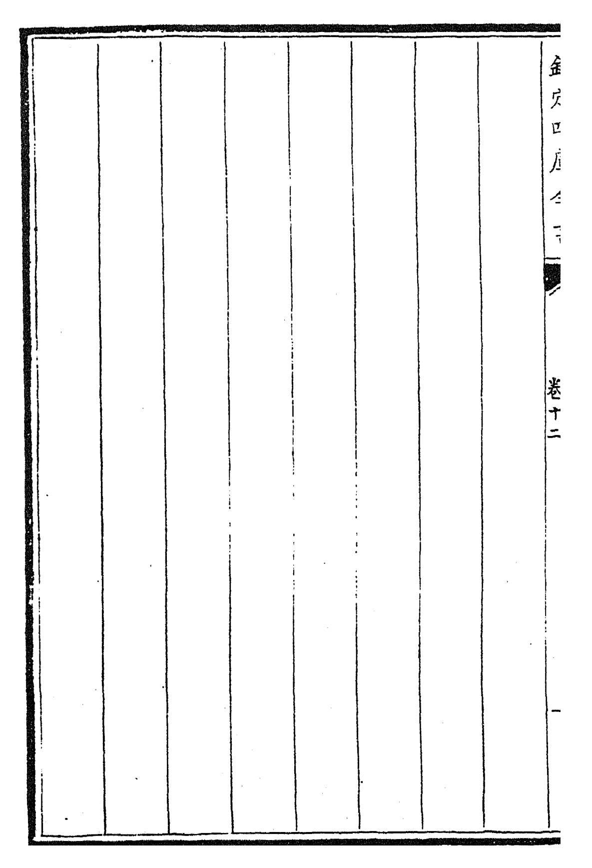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語曰勇者不懼記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語又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同一孔子之言而相反乃如是旣一心以憂懼又一心以不憂不懼兩心奚能齊發而並存處萬事應萬幾皆此天君之出令而岐焉若此哉不知下學立心之始直上達天德之終皆以此爲樞機也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怠也欲也則日涉於可憂可懼之途而不知憂不知懼否則

有長戚戚之憂與患得患失之懼一以為熱火一以為寒冰雖輪轉循環而要之非憂懼即不憂懼斷無齊發而並存者若敬也義也二者夾持以毋不敬之心各從乎義之所宜則耳目口體血氣心知之欲所為甘以壞者必若蹈虎尾涉於春冰無時無處而少弛其念而以之歷乎造次顛沛之域遺大投艱盤根錯節之區又必無幾徽動於心曲見於顏面者若是乎憂不憂懼不懼實齊發並存於一心而絲毫不相悖孔子之言非自相

反也宗元懼憂二歲其言若有見於道者盖其歴於憂患也深而研窮於謨訓者久矣



師友箴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

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韓愈作師說宗元不肯為人師其答韋中立書即引退之以為戒論者以為韓柳不同今其言曰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是即愈所云古之學者必有師之意也其曰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即愈所云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者則羣聚而笑之之意也然則宗元不為師懼世患耳非謂師道之可以不立也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為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迹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謫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覩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扃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

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擯僇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荅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懵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愧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吾縲囚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

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愚惷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閎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嚄唶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趨趄批捩而追其迹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塞默耗眊窒惑抶

異探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䀝賊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揔攬羅絡横竪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䒹離疏空虚竊聽道塗顓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顔摇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轇轕三光陶鎔帝皇而僕乃樸鄙艱澀培塿潗㴶毫聯縷緝塵出坱入固不足以攄擒踴躍而涉其級兹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縶吝從而擠之不亦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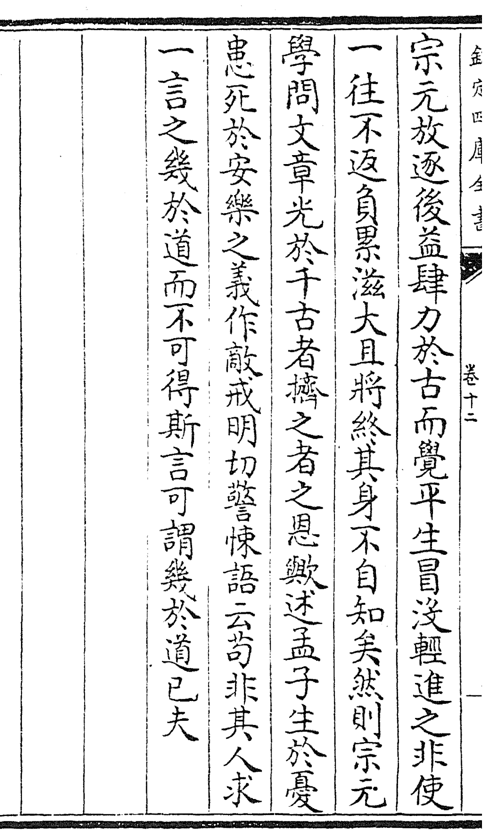
乎且夫白義緑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黄鍾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鳴鳴咬哇不入里耳西子毛嫱之蹈後宫也皦朝日焕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歴眇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没吾世不亦

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躚躚蓬藋樂吾囚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昌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宗元既竄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讀者悲惻又嘗遺所善翰林蕭俛京兆尹許孟容輩道其愁苦無聊衆畏其才高懲其復進無復用力者久汨不振乃為答問以明已之無意於世殆以止媢嫉者之索垢吹瘢云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為瘉敵存滅禍敵去名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宗元放逐後益肆力於古而覺平生冒沒輕進之非使一往不返負累滋大且將終其身不自知矣然則宗元學問文章光於千古者摘之者之恩歟述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義作敵戒明切警悚語云苟非其人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斯言可謂幾於道已夫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於上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於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必咈於君而利必及於人由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

必及於人由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為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

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譽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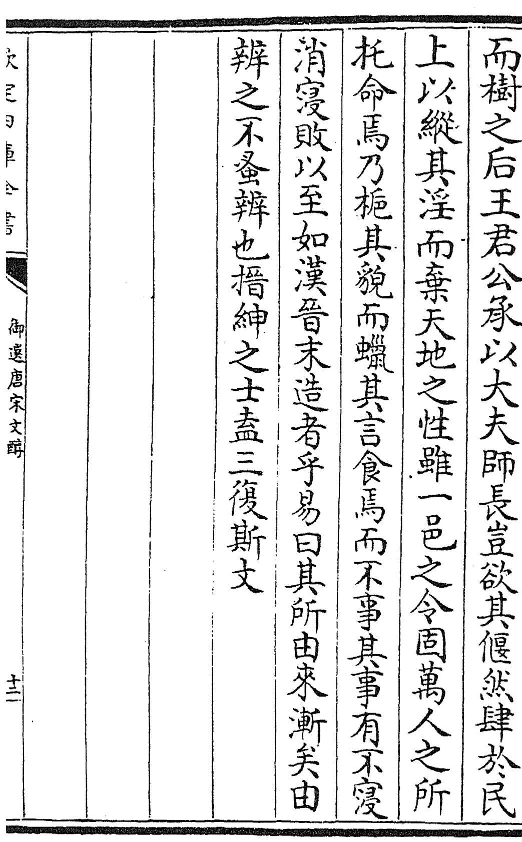
繪世俗任耳騰口之情狀勵學者以返躬自求可與昌黎原毁並讀

咸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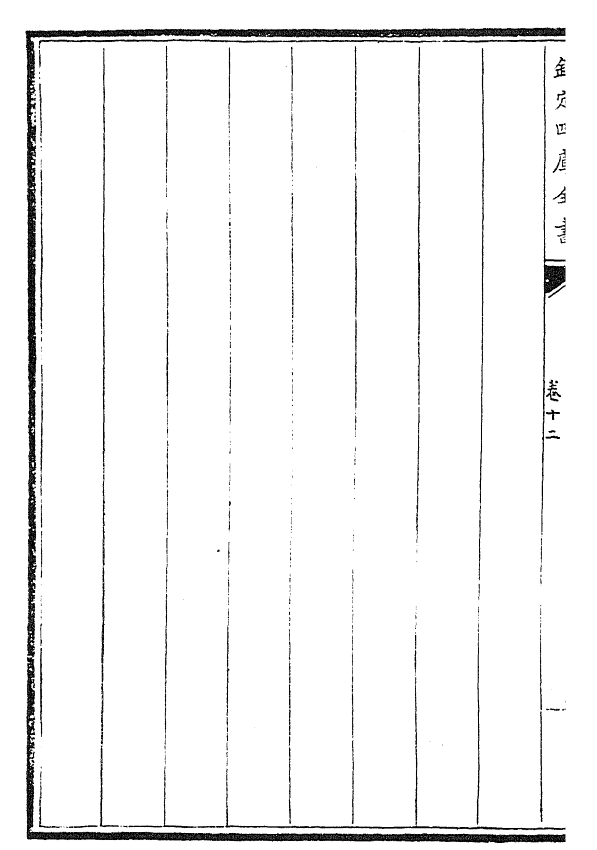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為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為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

之德不施於人一得適其傃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與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傃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肅代順德之間奄寺執國命藩鎮擅土地皇綱陵遲四海有瓦解之漸而廟堂之上文恬武嬉一如太平無事者宗元所為悼痛而舉漢晉之末公卿將相以為戒文雖與高光佐命兩兩平敘而意固獨有在也夫天生民



而樹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豈欲其偃然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雖一邑之令固萬人之所托命焉乃梔其貌而蠟其言食焉而不事其事有不寢消寢敗以至如漢晉末造者乎易曰其所由來漸矣由辨之不蚤辨也搢紳之士盍三復斯文



鞭賈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材𢷬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翲然若揮虚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黄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名僮爚湯以濯之則遬

然枯蒼然白鬱之黄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悦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踶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踶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内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内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恐有不

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負且乘致寇至子曰盜之招也外巵蠟而中蕡壞以馭
奔馬馭者固墜傷矣然豈猶有全鞭乎宗元托喻非特
戒取士者毋皮相亦戒倖進者以爭道相蹍之會折爲
五六良可懼以思也

序棊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慓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

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

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敘

大小貴賤莬枯皆人之所名人名之而人實之於焉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日夜相代於前而莫知其所萌如木出火以自焚誠觀其始與末必知其空且假也此宗元序碁說也雖然猶有進觀夫五行之氣實為星辰五行之質實生萬物昭顯著明盛大廣博莫之與

京宜已若夫甲乙丙丁等云者乃文字耳大撓之所强名耳未名之前甲乙豈其木而丙丁豈其火耶既已名之實即隨之孤虛旺相剛日柔日之類聖人用之卜筮用之兵陣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亦復昭顯著明盛大廣博如是然則天下何名之不實哉知無實之不名可與入於機知無名之不實可與出於機入於機者堯舜事業如浮雲之過太虛也出於機者一出言而不可咈乎人心一舉足而不可違乎天則也

伊尹五就桀贊有序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恶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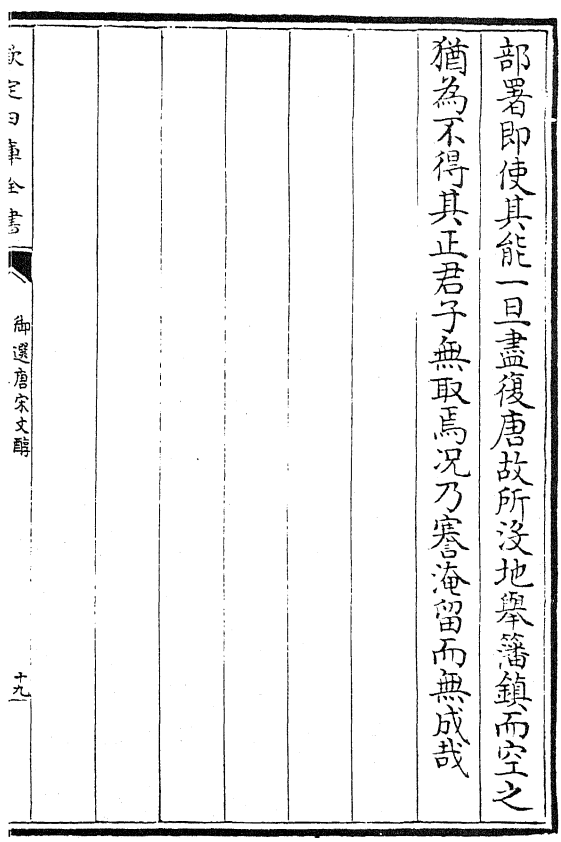
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
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
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
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
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
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
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

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髮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哉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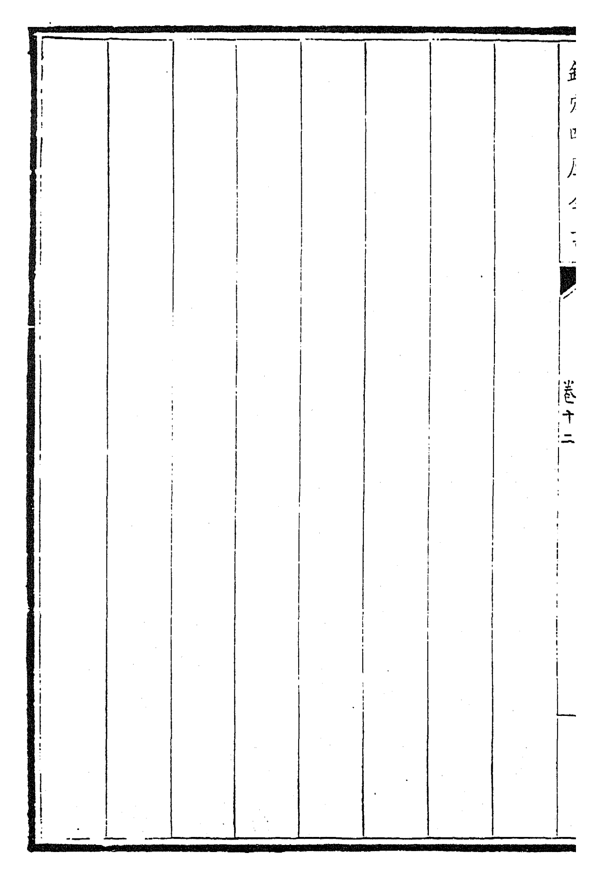
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宗元與劉禹錫輩佐王叔文欲以收天下奄寺之兵柄而還之朝廷勇於立事不自顧藉貴重不知非所據而

據焉身必危迨叔文輩敗天下以黨人目之而要其本志為帝室非為身家此吕黎輩所以始終與為友也此贊伊尹五就桀其意盖謂苟可以膏澤下於民則桀尚可就況其未至於桀者於人何擇焉所以自解也雖然其亦不明於聖賢去就之正矣伊尹之就桀也湯之薦人於天子也四棄而四薦之湯之所為無慝德也尹之所為無枉尺也桀者天下之共主尹之就之又何疑焉豈若叔文輩當順宗之寢疾無所禀承竊國命自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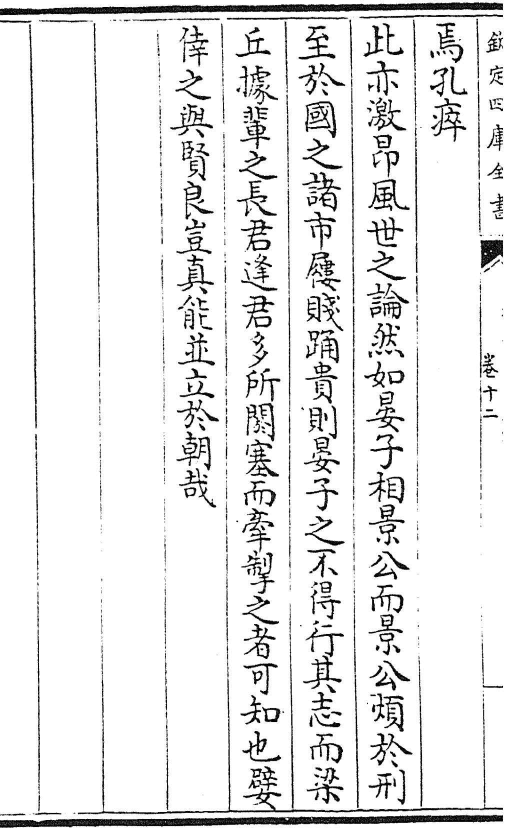


部署即使其能一旦盡復唐故所没地舉藩鎮而空之猶為不得其正君子無取焉况乃謇淹留而無成哉



梁丘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予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蠹國圮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心



馬孔痒

此亦激昂風世之論然如晏子相景公而景公頻於刑至於國之諸市屨賤踊貴則晏子之不得行其志而梁丘據輩之長君逢君多所閼塞而牽掣之者可知也嬰倖之與賢良豈真能並立於朝哉

武岡銘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鉤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惟時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於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

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

母弟生㨨繼來於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

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

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於大

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

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為己能力專務教

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𧆕蜮大不為

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

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巑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戸恐谷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螢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畋澤獻輸賦於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

聖祖御評 不作𢗡…而自出…此以式…習

介福揲著以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於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勖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不夸首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數語能簡括治蠻夷大要

下 紆之勢 然驕枚發 輕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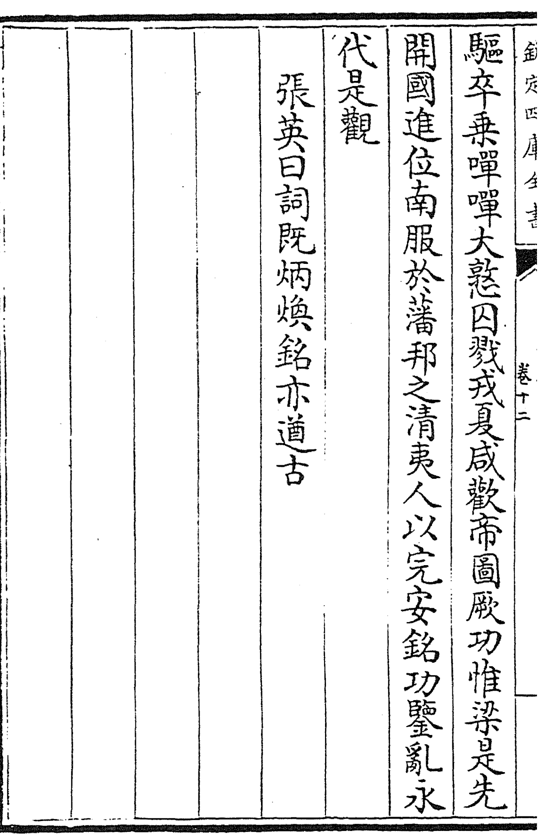
劍門銘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尨俗剽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師喪衆暴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强淊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憑負丘陵以張鷙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讐以天討為已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於是儲峙饗賚

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延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乗山斬虜以逼奔衝左師出於劍門大攘頑嚚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封刳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勲力贅鼓一振元戎啟行取其渠魁以為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啟闢險阸夷為大塗裒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刋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

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於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髳狂猾窺隙狺狺嘯呼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徳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列岳牧臣司梁當其要東噐備攸積糗糧是畜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元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為掎角右逾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内獲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



驅卒乘嘽嘽大憝囚戮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於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張英曰詞旣炳煥銘亦遒古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壽州刺史臣承恩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甿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噉啜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之白芝之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案

與町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
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
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於上
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
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
懿厥孝思兹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
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
高高曾不是聽俶巨痛仍號於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

墳陷膺腐背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於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殷勤上動帝心旁達神明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帝命薦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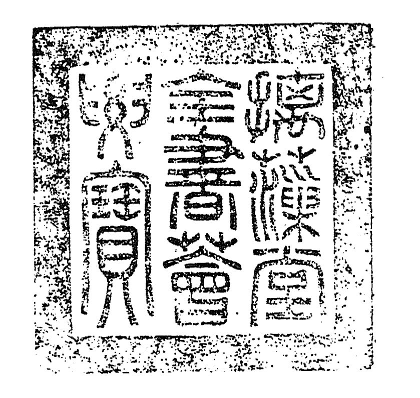
君子於喪毀不滅性故刲股封肝國家不以旌雖然至

性所發動於不自知人子當此茍有可以救其親者何所復恤實不暇更作較量雖於道未盡合不猶愈於好貨財私妻子者乎陋儒於室女之未嫁守節及人子之刲股救親者斷斷如也豈善善從長之意哉

陳善曰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自壽州刺史臣承思而下盖序也以表為序亦文之一體也而徐鉉所編文粹乃錄銘於前而於題下註云并壽州刺史表於銘後以附見焉此鉉之陋也高唐神女賦自玉

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蕭統謂之序東坡嘗笑其陋若�者又何足笑之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貢生臣郭　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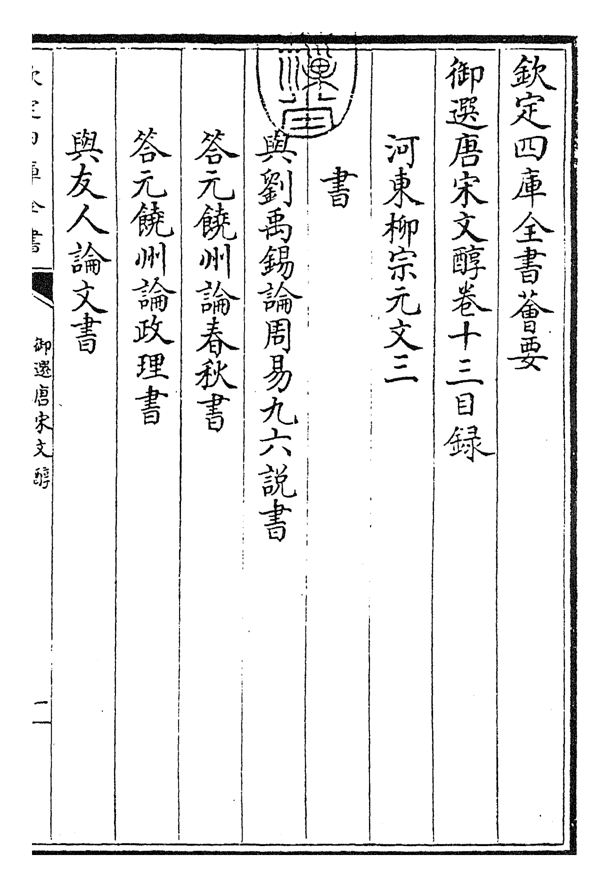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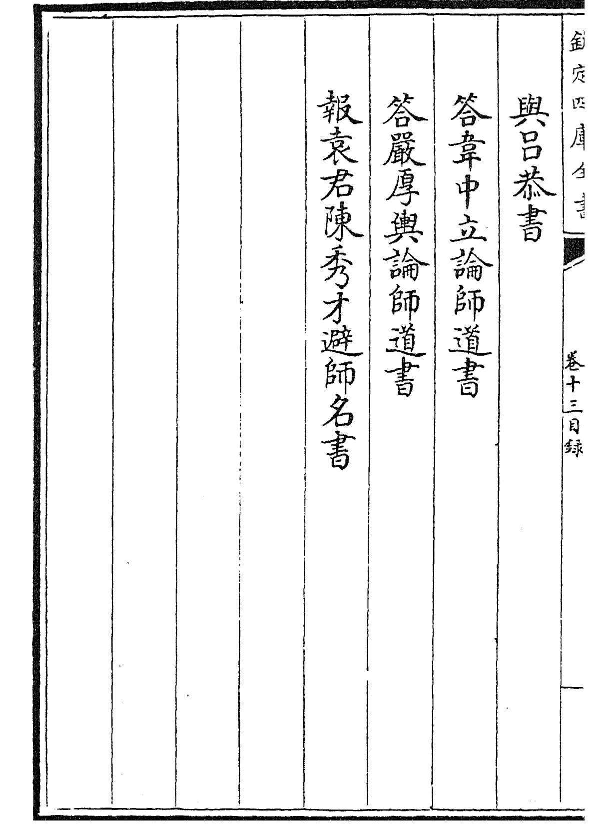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三目録

河東柳宗元文三

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三

河東柳宗元文三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睹其書而妄

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

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草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或問孔穎達等所述九六二義何說爲是曰當以第二說爲正第一說曰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若然者是以陽三畫兼陰六畫而爲九也是說也所以著陽大陰小崇陽抑陰之義猶曰臣者君之臣婦者夫之婦義得兼之故畫三而六在其中云爾然返以觀夫陰爻則其義有未盡善者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則是止以本體之六畫爲

六也夫陰必從乎陽從乎陽則陰亦陽矣如謂此六者在陽之外則是與陽為敵矣從乎陽者陰之吉德也敵乎陽者陰之凶德也聖人作易不應偏舉凶德以垂訓且使果然則凡爻之逢六者並應凶咎安得復多吉爻也夫坤一一畫乃是夾畫一乾畫不得謂中虛之處無義也其虛處正所以明夫陽之行乎其中令夫地皆天之所貫徹而旁敷無一毫釐許之非天者也使有一毫釐許為天所不到之處則蕩為微塵鄰虛入於莽蒼杳冥

而亡其地之體矣地之體亡則轉成太虛而亦天矣然則安得有一毫釐許無天之地哉人之身地也陰也人之心天也陽也人惟不能卑法地以治身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各逞其欲以奪天君之性故其心之神明不能宰效夫天夫心固宰乎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者也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又何一之非心哉謂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不得無心固不可也推而論之臣之體國皆君之國婦之承家皆夫之家陽固以兼陰而成其陽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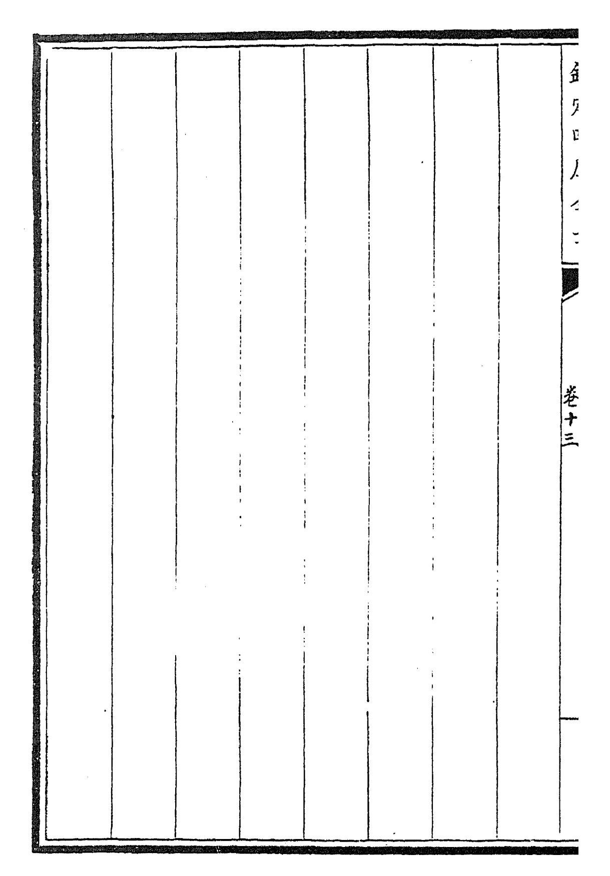
陰則正以無適而非陽且不得名為無陽而益見其陰之小唯其小之入於無故足以配大之靡不有此陰陽之大義也然則坤六畫其虛處即乾三畫乾則有處為三無處為六坤則有處為六無處為三夫數自一至九乾坤固皆備之不得如孔氏第一說以當九六之義也第二說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又曰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

陰稱八義亦準此鄭康成亦同此說後世不復見康成之注而孔穎達所作正義未為詳備故歐陽修申之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至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无九六者焉此不可不釋也朱子曰用九須從歐公說然則朱子亦未曉然於歐陽之即鄭孔也顧未知宗元所云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者果若何惜不可考也但歐陽只云乾爻七九坤

爻八六而未申明其故則仍似用九用六止爲乾坤二卦發者於是惟以羣龍无首爲乾卦之坤利永貞爲坤卦之乾而朱子所稱通例者亦不著焉夫飛潛動植有知無知萬有不齊之倫其虛處皆天其實處皆地語其性情其虛而爲天者皆乾其實而爲地者皆坤舉其至大而足以綱領乎萬有不齊之倫者則爲雷風水火山澤六子六子非他也乾坤也震坎艮則一乾而二坤巽離兑則二乾而一坤云爾故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

物也坤陰物也是故三百八十四爻非乾爻即坤爻而不得謂之震爻巽爻坎離艮兊爻者也曰乾爻則非七爻即九爻曰坤爻則非八爻即六爻七八不變變則占故曰用九用六而獨著其義於乾坤之卦也何以不變則不占也曰天地之心在動處以人身喻之動於色則心在目動於聲則心在耳當其在目也則全體皆色焉當其在耳也則全體皆聲焉其不動之處皆受動者之所改移故以變者占若六爻皆不變則本卦全體皆現

也其用奈何曰乾之德以不為首為義坤之德以大終為義乾不為首即陽而之乎隂也坤以大終即是隂而之乎陽也陽不能之乎隂則亢隂不能之乎陽則凝亢也凝也則不能易不能易則不能生生不能生生則非天地之心矣故凡陽也而九則之乎隂矣其德若何曰見羣龍无首隂也而六則之乎陽矣其德若何曰利永貞凡六十四卦之陽爻隂爻皆然而特附之乾坤二卦以見三百八十四爻之皆乾爻坤爻也此九六之義也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一義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七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註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畢

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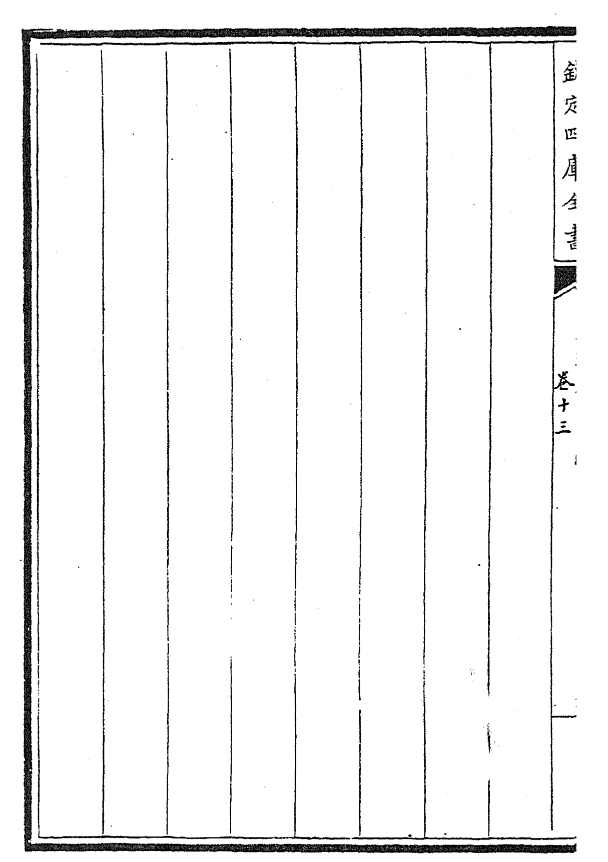
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過也凡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為之辭今凡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絶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

同之文復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敎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徵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

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宗元與楊憑書曰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上下馳騁乃

少得知文章利病蓋實錄也今觀此文其勤學好問惓惓之意溢於毫楮可尚也夫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

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

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户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矣乎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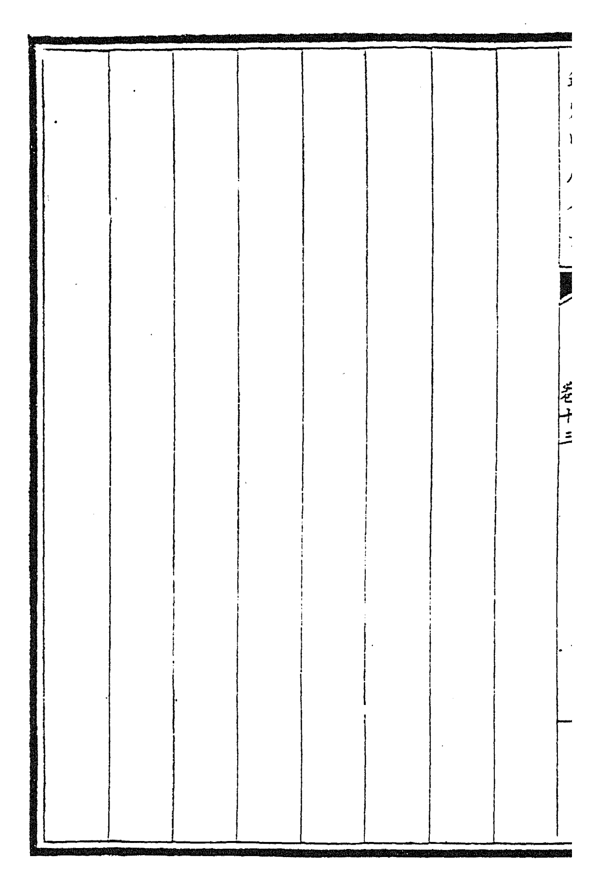
於下則又不可允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葢甚急而
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
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
允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
令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
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
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
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允之說乃得行

馬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陋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説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説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顧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貴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强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益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

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况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况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舊唐書謂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韓愈撰碑以實之宋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為

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應時故也田表聖書其碑陰極言宗元宜為神而舊唐書辨之之非今觀此文所論其於人情物理洞達周圓一綠不隔然則宗元實能臣其有德於柳民實厚心既豈弟而才又足以達之死而為靈以食其土不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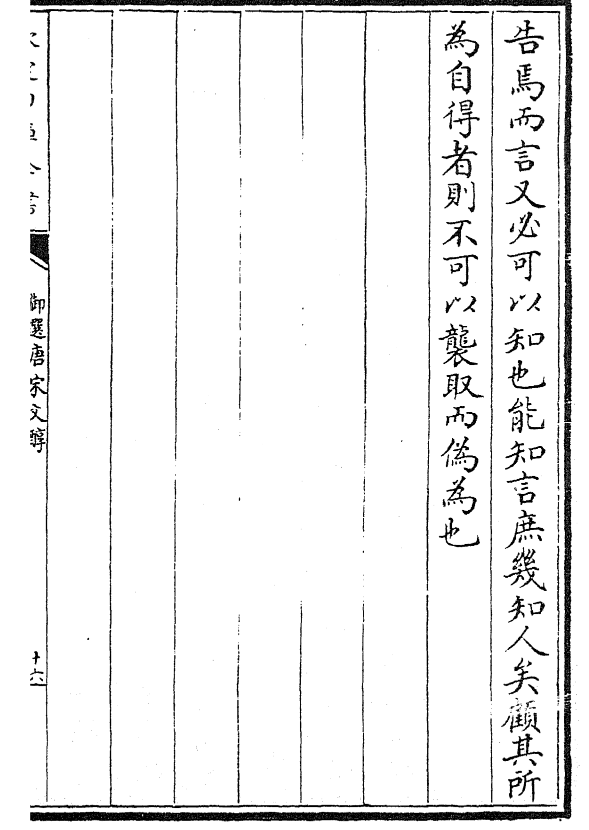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茍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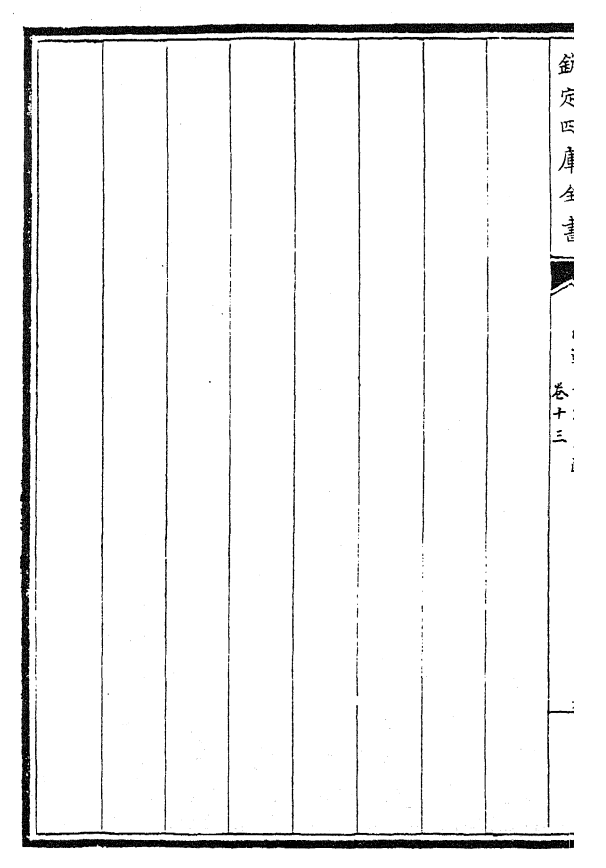
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屈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辨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世聲遂絕於天下

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臯陶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夫以人之難知如此而有時止可求諸語言文字之間則知人為益難也知人必藉於知言而當去聖既遠羣言淆亂無所折衷則知言為尤難也加以羣儒相豖講貫論說文成數萬任人漁獵不難金聲玉耀則知言益尤難也雖然學操縵而安弦則宫商有舛不能逃其聽誠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有所自得於中則夫言之至吾前者其誠偽與衺正必將自



告焉而言又必可以知也能知言庶幾知人矣顧其所為自得者則不可以襲取而偽為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早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亦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

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攫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譏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

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郛改市鄽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垍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絶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寛徭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懿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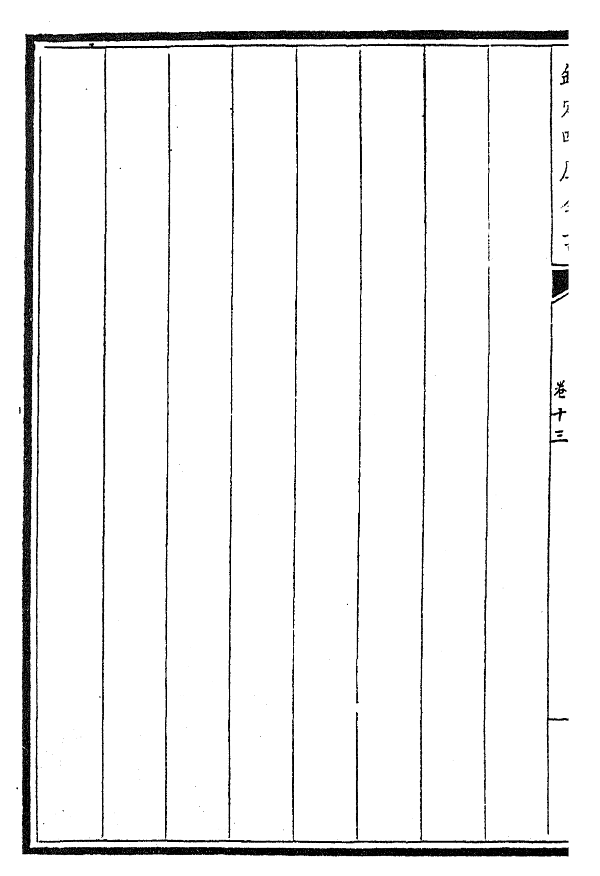
毫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妻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巳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

廟以妥神墓以安魄古人祀先於廟而不於墓檀弓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然則孔子固未甞廬墓矣唯子貢廬於孔子墓側三年而漢世遂以廬墓為孝夫孔子之聖孝之至也孔子不廬墓而後之人之孝乃過於孔子夫過於孔子之孝必非孝也葢天者理也地者質也理處於虛而至實質滯於

實而本虛人當魂升魄降之日雖已分天分地然猶謂其未久而或恐魂氣之猶戀其體魄也故自踰月以至七月以為葬期之等殺焉迨其既葬則體魄全歸於地而神魂全歸於天矣於是奉祀之於廟而終其身以迨於子孫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則所謂死而不亡者也若夫膚體之葬於土與裳衣之藏於廟寢雖有親疎之不同然而類也主神魂而不主體魄猶之一家之中主父而不主母主夫而不主妻也是人道之大綱豈細

故哉若其舍廟而之墓則將奉主以往乎抑將別立一主乎奉主以往則使死者不得從其祖先於廟而下狥子孫非禮之請不得居宮室之安而徘徊於草露之間也別立一主則於彼於此必有一之不屬一之不屬則其所為一實者虛而誠者妄非孝敬之至也然則子貢之廬墓奈何曰子貢孔子弟子也其不得祀孔子於孔子之廟明矣其亦不得祀孔子於端木氏之廟明矣使當日之宗孔子如今日天下之宗孔子則子貢必廬於

學而必不廬於墓亦可斷也子貢不能忘孔子之教澤而有築室於場獨居三年之事無於禮者之禮也唯子貢於孔子則可固千百世所不得舉以為例者也其時固不聞子思亦來居於孔子之墓也且所謂三年然後歸者亦舉其成數耳此三年中子貢之必歸祀端木氏之先於廟不待言也而後世遂因之有廬墓之禮則漢儒之不達也宗元謂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識亦卓矣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輙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顔

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
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
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
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
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
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
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

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允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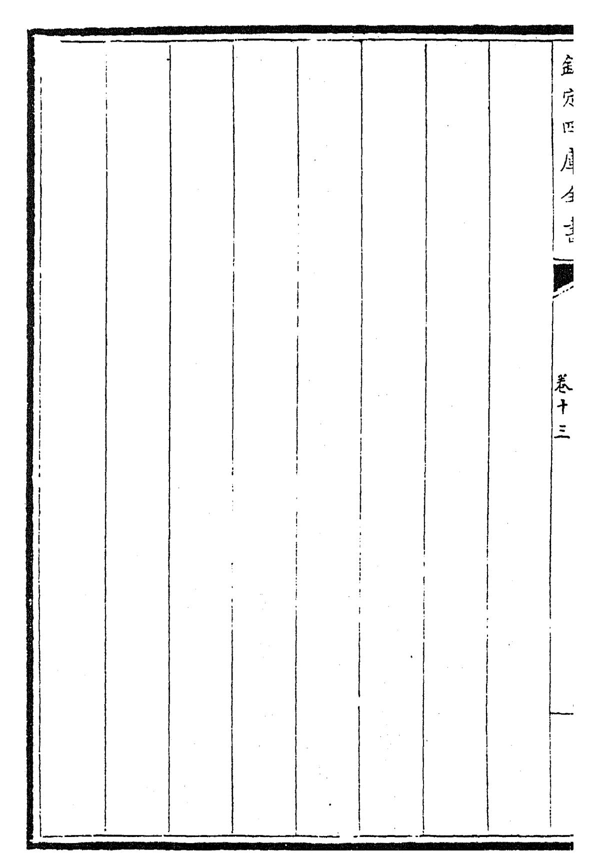
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

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

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

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茅坤曰子厚書中所論文章之法猶未敢必其盡能如所云要之亦本於鑱心研神者而後之為文者特賂剽富者之金而以誇於天下曰吾且猗頓矣何其不自量之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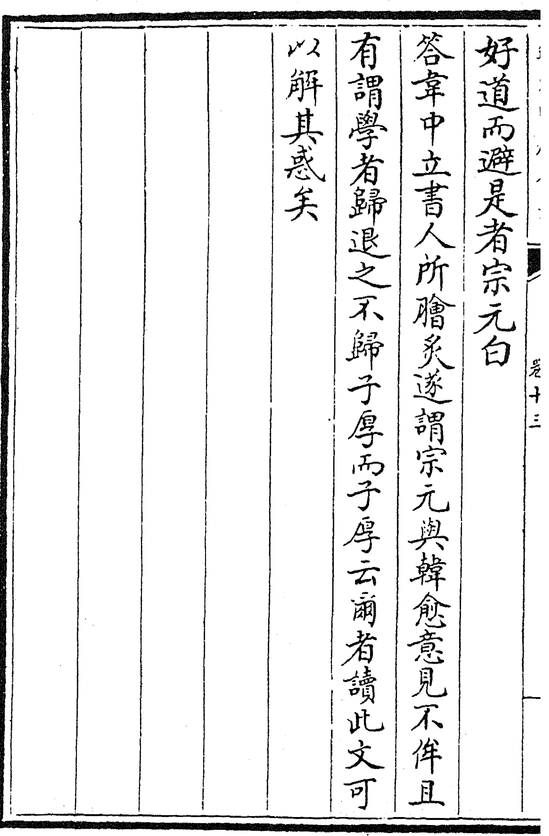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説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屈已為弟子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眾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

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説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

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常瞋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



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答韋中立書人所膽炙遂謂宗元與韓愈意見不侔且有謂學者歸退之不歸子厚而子厚云爾者讀此文可以解其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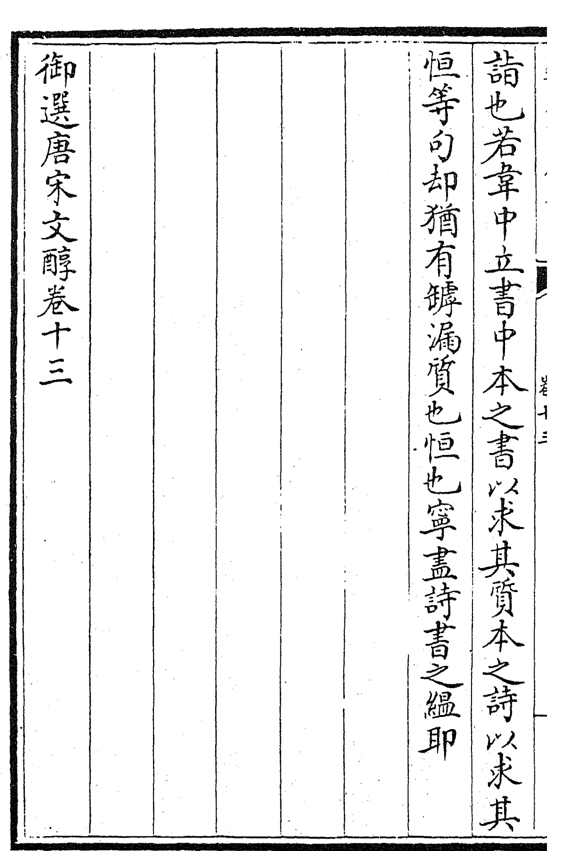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虚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説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説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覿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

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必
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
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
諸内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
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
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
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
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愼勿

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宗元論文諸篇中惟答韋中立書最為人所膾炙謂可與韓愈答李翺書並馳不知此篇所言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二語及報崔黯書云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二語乃宗元自得之言而為論文之極



詣也若韋中立書中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等句却猶有鏤漏質也恒也寧盡詩書之緼耶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三